

黄跋之交：忆与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的交往

□ 李开升 天一阁博物馆

沈老今晨以百岁高龄归道山，朋友圈瞬间刷屏，不由回顾与先生的交往，查检手头资料和信函，沈老三通来函均有关黄丕烈题跋（业界通称“黄跋”），数通电话大多也不离黄跋与黄丕烈研究，故曰“黄跋之交”，应是实录。

最早何时知道沈老大名已不可追溯，只记得不止一位学者（如冀淑英、徐雁）在文章中写过沈老在搜集整理黄跋。2008年1月14日我正在撰写硕士论文《黄丕烈藏书及其流传研究》，致电南京图书馆咨询其馆藏目录之事，得知我做的题目，热心的馆员告诉我沈老为黄跋专家，每天都来南图，电话打到南图古籍阅览室，果然在。请教后，沈老对我所做不太赞同（也可能电话里我没说清楚），说做目录没多大意思，主张研究黄丕烈的藏书思想。此后直到当年毕业参加工作，没有再联系。2009年5月16日在常熟参加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举办的藏书文化研讨会，沈老也与会了，未能交流。

2009年12月3日，同事转给我一条消息，沈老看了我在《天一阁文丛》第六辑发的《黄丕烈研究百年》，注意到我手头有黄丕烈遗跋，想问我什么时候发表。具体怎么回复的也不记得了。

2011年6月12日，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举办黄跋顾校鲍刻与中国古旧书文化研讨会，沈老与会，当面交流黄跋搜集工作，与同样年近九旬的江澄波先生同游西泠印社，并在山顶合影留念。交流中沈老让我把搜集的黄跋补遗目录寄给他，他要跟自己搜集的核对一下，看哪些是他没有的。随后于7月5日来函提出有七种黄跋（含序）是他所需要的（图1、2），即清张位青芝山堂抄本《靖康孤臣泣血录》、稿本《佳趣堂书目》、影元抄本《伤寒百证歌》、旧抄本《格斋先生三松集》、士礼居抄本《杏庭摘稿》、明刻本《韩山人诗集续集》和《梅花谱》等七种，我于7月13日将7种黄跋寄给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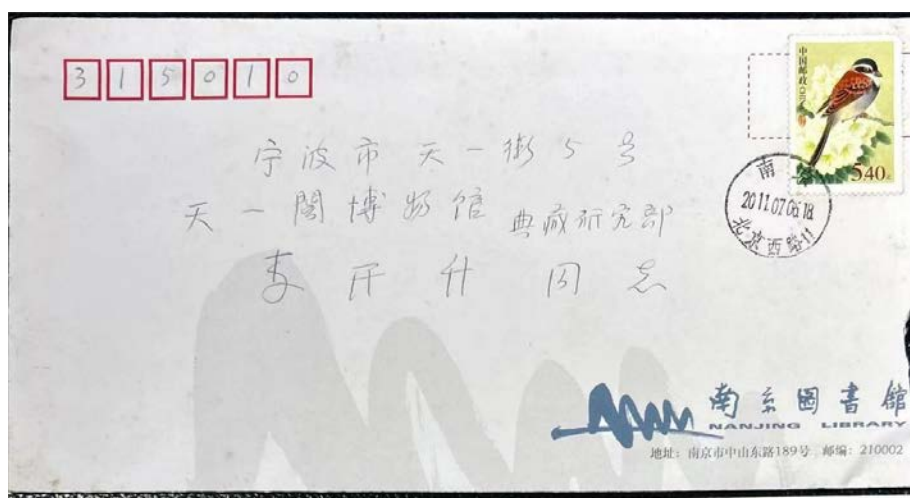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沈老2011年7月5日来函信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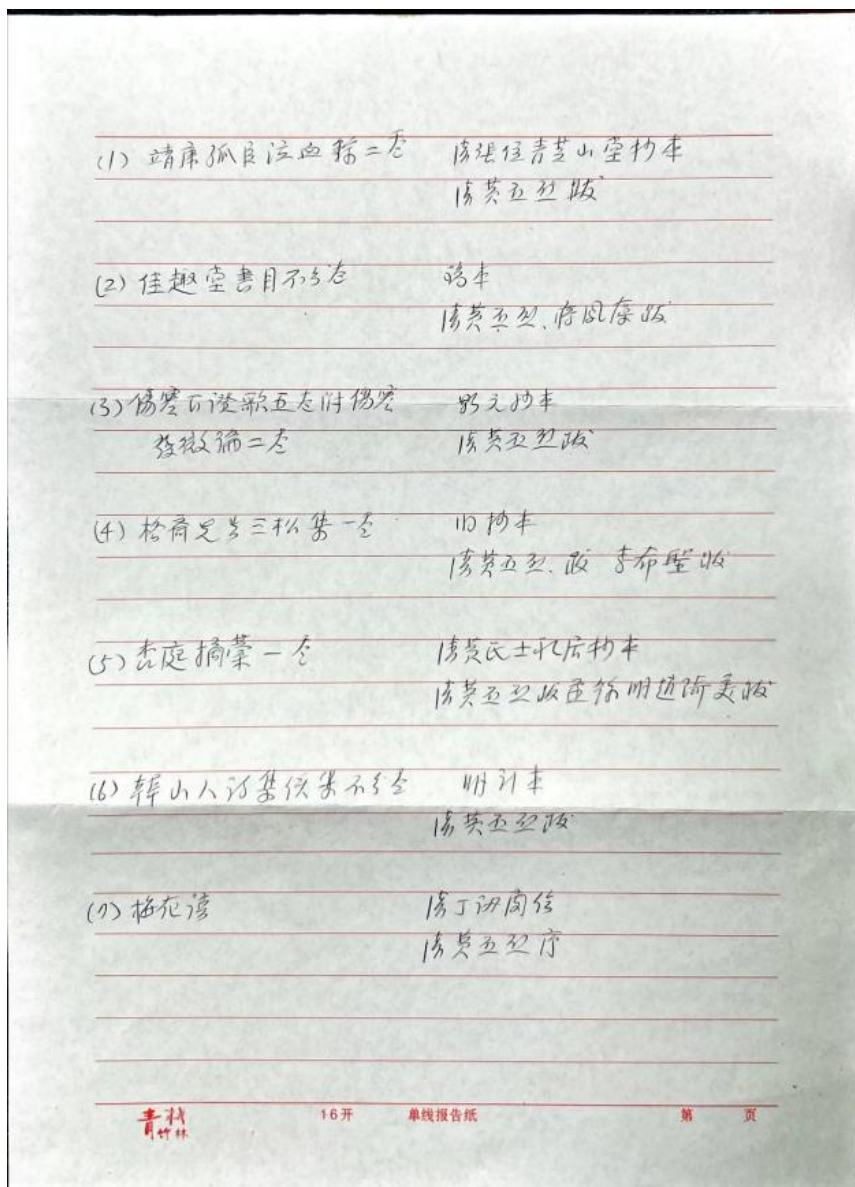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 沈老 2011 年 7 月 5 日手书七种黄跋本目录

2012 年 3 月 21 日接到沈老电话，大概仍谈黄跋问题。4 月 8 日打印沈老所需黄跋，9 日寄出，具体目录无记录。5 月 20 日沈老到杭州有活动，浙图陈谊先生特意致电问是否有时间过去，因我正在复旦读书，有课要上，未得参与。记得有一次正在复旦北区研究生公寓，接沈老电话，说需要几条黄跋，于是骑自行车，拿上优盘，直奔“非洲街”（据说因此街诸店太黑而得名）打印店，刚到打印店门口，又接沈老电话，说我寄给他的这几条黄跋找到了。6 月 30 日，接沈老电话，原来之前收到的《柳定生集》是他送的，说他前一段都在忙过云楼书的事，书还在北京，没运回南图。要我帮他配齐《天一阁文丛》。对我选修的西方校勘学课，不太赞同，说我们还是以刘向以来的为正宗云。11 月 10 日，参加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的版本目录学研讨会，见到了沈老，大概提到送他《天一阁文丛》等书，14 日寄书给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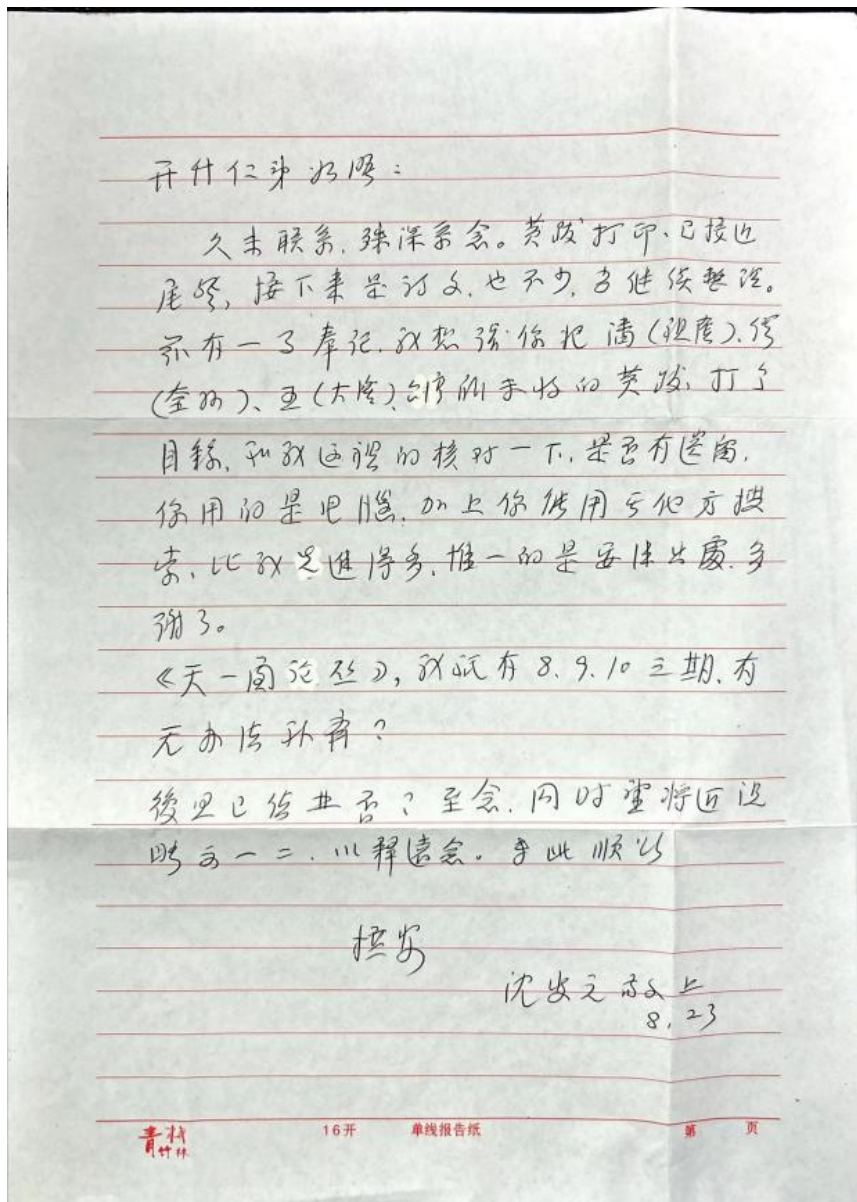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沈老2014年8月23日来函

2013年，我应《文津学志》“黄丕烈专辑”之约，发表《黄丕烈题跋补遗》一文，将历年来搜集的黄丕烈题跋39篇整理刊发。沈老大概看了此文，于2014年8月23日来函要我潘祖荫、缪荃孙、王大隆及台湾（昌彼得）未收的黄跋打个目录（图3），供他核对是否有遗漏，并说他手头的《天一阁文丛》只有第8、9、10辑，希望能补齐。9月13日，我将整理的所有黄跋及《天一阁文丛》第6、7、11辑寄给他。

2014年10月8日，沈老来函（图3），提出将其所辑《士礼居集》题跋部分与我的《黄丕烈题跋补遗》核对，有七篇题跋为其所未收，并列七种书目，即清抄本《历代纪年》、清抄本《续资治通鉴后集》、士礼居抄本《脉望馆书目》、士礼居抄本《存寸堂书目》、明初刻本《寿亲养老新书》、清抄本《塵史》及清抄本《剡源诗集》等七种（图4），且提供了一个电子邮箱，写在南图的借书单背面，从邮箱字母缩写来看，应该是南图古籍阅览室的邮箱。我于10月9日将七篇黄跋电子版用电子邮箱发给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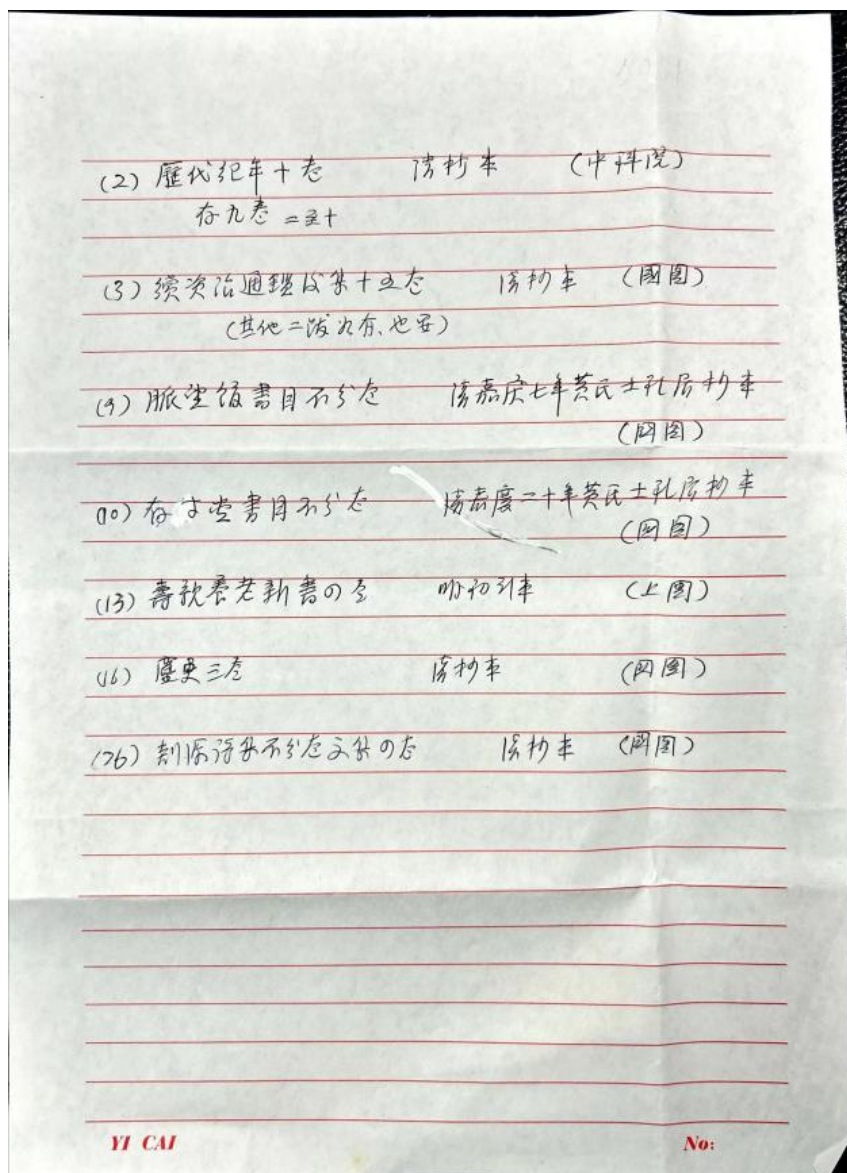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沈老2014年10月8日手书七种黄跋本目录

2014年10月9日的这封电子邮件大概是我和沈老的最后一次交往（图5）。此后我基本上没有再在黄丕烈研究上投入精力，因此也没再与沈老联系。

回顾与沈老几年的交往，尤其是2011年当面结识之后，三通信件和一通电邮，都是关于黄跋搜集。记得每次会议相逢，沈老都会很兴奋地讲自己又搜集到了几篇新的黄跋。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，心心念念于黄跋搜集这个纯粹的学术问题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

前几年沈老的文集出版，只有不厚的一册，按现在的学术考核制度，这是完全无法生存、必然要被淘汰的。当然，沈老在图书馆工作，不在现行学术体制之内（或者说在边缘），也很少与现代主流学术接触。近年由于纪录片的采访，沈老似乎成了网红，时常带一波流量。但沈老做的到底是什么、怎么样，仍然很少有人关注。吸引大众的不过是“98岁”、高深莫测的“扫地僧”、充满情怀的图书馆诸如此类的元素。

真正的学术是纯粹的、冷清的，沈先生也是纯粹的、冷清的，热闹其实与他并不契合。



图 5 回沈老电子邮件